我的童年在下雨，幸运的是有很多人为我撑伞。童年没有什么值得怀恋，只有感激。

爷爷安详的走后，爸妈说：“我多少岁，爷爷就躺在床上多少年。”但那时候我从未思考过我的出生和爷爷的生病之间是否有什么关联。他去世的时候，我没有流下一滴眼泪，但对于爸爸来说他失去了自己的父亲，对妈妈而言她解脱了，她是我们家的福气，没有人知道她怎么坚持下来的。只是至今她再也没有提起过那十年，像是搬了家，她就翻了篇。

据说爷爷在03年的八月间摔了一跤从此再也站不起来，然而我就在第二个月落地。我曾经抱怨过我为什么要落地在这样一个家庭。高中的时候，我看到“人克人”这三个字，我突然觉得苦难就是我带来的，后面我告诉自己这些苦难已经过去了，我们家已经开始来了新的生活。

贫穷也会滋生暴力。站在爸妈的角度里，那十年的日子一定是暗无天日的，漫长又煎熬。在一定层度上，滋生了爸妈的暴脾气，爸爸会动不动就很大声地吼，妈妈会动不动对我就用上细细的棒子。甚至在我的童年里留下阴影，他们说我头上两个漩涡，是一个胆子大的孩子。也许是记忆出现偏差，好像在哪时候他们都讨厌我，这也一度养成了悲观的我。尽管多年以后的现在爸爸不再那么沉默，但我认为他是一个孤独的人。

小时候的大多数日子，我记得我是和外公外婆一起长大的，他们会惯着我。但妈妈说我是她自己带大的。我在想是自己觉得在外公家是幸福的，所以忘了和妈妈一起长大的日子，很多时候说话都会伤了她的心。现在我很是愧疚，也还来得及。

并不是所有的都忘了，那时候她真的好幸苦好辛苦。晚上开始砍猪食，别人家都有机子砍，而我们家从来没用上。早上很早起来煮猪食，给爷爷做好饭端给他，顺带端点水。然后用盒子装好饭，把我放进背篼里，背着我去家下面河的对岸干活。那时的自己也真是磋磨她，有次马上到河边了，饭被我从她后弄掉地上了，我只记得她说：“倒得到处得是，这个怎么嘛”。有一次筷子被我弄丢了，妈妈用树枝当筷子，我记得那时候还好开心，有一种自己永远不用担心自己会被饿着。还有一次是我稍微大一点了，妈不在背着我过河，而是拉着我过去，她上去以后，我又跑进去，一下鞋就被冲走了，我就开始大声喊： 妈 妈 妈 我的鞋被水打走了。她马上冲下去试图追到它，

爷爷去世的次年，爸妈要出来挣钱了。那时候因为爸爸想带爷爷换个地方住，很遗憾我们准备搬家那里爷爷突然离开了。建房子欠了很多钱，他们必须得两个人出去，把我放在伯母家，当时我很听话。他们出发的前一晚，外面下了很大的雨，还伴随着雷声。我知道第二天我醒来就见不到他们了，眼泪从我的眼角划过。那年夏天我第一次来到福建，早在那里就埋下了我要来到这里的种子。在这一年中，我开始越来越压抑自己的心中情绪。我记得大概是4月份的时候，小妹妹感冒了，伯妈带她去医院。把我和兄弟叫到我们的大伯母家，那天她电视柜上确实有一张钱，第二天她打电话给伯母，我不知道他们之间怎么说的，当时我在她们家客厅门口，我一边拿着电话，一边很生气的说：“你拿了，大娘妈家钱“。我说：”没有“。她说：”不是你还有哪个？“我没有办法为自己说清楚，我问自己我真的拿了那张钱吗？直到现在我都会问自己拿了吗？我没拿，可是为什么她们都说我拿了，我拿了钱去哪了？或许那张钱根本就在她家桌子上。之后我对她们产生了防范心理，我们之间就像她们不在信任我一样失去了信任。

那年寒假，外婆过来接我去她家。准备次年把我安排在她家，因为把杯子扔地上，惹外公生气了，外公当即打电话给爸爸说：“不接受我在他家。“长大以后我知道杯子只是一个导火索，这中间还掺杂了很多权衡利弊。爸爸一直骂我，第二天妈妈来接我回家，一路上她告诉我，他们不同意就算了，而我在乎的是为什么他们都那么讨厌我。后面干爷家接收了我。

或者说他们家是书香门第，而我就显得与这个环境格格不入，那时候我语文、

数学、英语都考不及格，当然不是可用之才。我开始小心翼翼，就连温瓶里的水都不敢倒完，即使是留一点点